

人口流迁

#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 成长环境的缺失与重构

## ——基于抗逆力理论视角的分析

吴帆 杨伟伟

**【内容摘要】**运用抗逆力理论,从风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的对应结构为逻辑出发点,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发现这两类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既有各自独特的方面,也具有较强的共性,即成长环境中某种或某些保护性因素缺失,风险因素的发生概率变大。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在深入探讨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所面临风险因素类型的基础上,提出“最大保护与最小限制”的政策取向,建议从消除制度壁垒、构建家庭发展能力等方面,提升保护因素,构建系统的风险防范机制。

**【关键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抗逆力;风险性因素;保护性因素

**【作者简介】**吴帆,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杨伟伟,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硕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 Defects and Reconstruction of Growth Environment for Left – 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ory

Wu Fan Yang Weiwei

**Abstract:** From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of the risk factors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nd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ory, this paper, by situating Left – 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into the sam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und that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hile unique, share more similarities. They both reside in a growth environment without certain protective factors, which enlarge the probability of risk factors.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risk factors faced by Left – 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this paper proposes a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maximum protection and minimum limits", which improves protective factors, and enhances risk prevention mechanisms by eliminat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building family development capacity.

**Keywords:** Left – behind Children, Migrant Children, Resilience, Risk Factors, Protective Factors

**Authors:** Wu Fan,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nkai University. Email: laurelwu76@yahoo.com.cn; Yang Weiwei, Postgraduate Students,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 Social Work, Nankai University.

## 1 引言

人口的大规模持续流动是我国当代最令世人瞩目的人口现象之一,它给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形成了数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2008年,我国0~17岁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分别占儿童总数的9.18%和17.83%。据此估算,流动儿童规模约为2700余万人,留守儿童则多达5500万人,其中0~5岁的留守儿童超过1000万,并呈现继续增长的趋势(民政部2010)。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现象的产生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与长期固化的二元社会制度之间碰撞的结果,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都因为成长环境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系统性破坏或缺损,在身心健康、学习和社会化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问题。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最为关键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旦出现成长困境或身心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甚至会影响一生的发展,并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儿童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长关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因此,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已经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如何有效地解决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生存与发展困境也正在进入各级政府的决策过程,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综合现有研究,主要是以政府、社区、学校或家庭为出发点,从教育、健康、安全、居住环境、以及社区融入等方面呈现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并将构建社会支持和提供替代性的社会资源作为对策分析的重点(段成荣、周福林,2005;雷万鹏,2005;周皓、巫锡炜,2008;杨菊华,2009)。这些研究不仅为针对受流动人口影响的儿童研究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分析范式,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客观依据,直接推动了政策在实务领域里的发展。虽然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属于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受人口流动影响的两个特殊群体,在空间分布、主要特征和问题表征等维度上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属于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由于民生制度改革滞后于劳动力乡——城流动需求所导致的对农村儿童成长环境的破坏:一方面,在户籍制度的制约下,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导致了大量的家庭分散异地,留守儿童成为其中一个主要群体;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壁垒,流入城市的人口无法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资源和机会,造成了流动儿童的各种困境和弱势地位。换言之,虽然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的具体问题可能不同,但是其成长环境的破坏或缺失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除了少数研究者从学校适应或营养状况将这两个群体纳入同一框架进行比较分析(许传新,2010;陈丽等,2010),大多数研究通常将这两类儿童分别展开研究。由于缺乏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难以从共性和特性两个角度统一分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成长困境,进而导致相关的政策与措施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呈现出碎片化和零散的特性。

有鉴于此,本文从“抗逆力”理论的视角,从构建儿童完整成长环境角度,探索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解决的共性和路径,旨在促使相关政策上升为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不再只停留在“拾遗补缺”的社会政策层级上,进而从根本上消除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

## 2 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的研究结果都发现:社会环境(家庭、学校和社区)对于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其中家庭更是实现儿童社会化的主要领域。符号互动论强调社会环境是动态的,始终影响和塑造着个体的认知、解释、行动与创造能力,个体和环境之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社会学学习理论在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的研究中,认为儿童的行为由环境塑造,而观察学习是行为获得的主要途径(Bandura,1986)。因此,所有的儿童,包括留守儿童、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非流动儿童等在内的不同儿童群体,都会受到既定社会环境及其变迁的影响,并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由于个体对环境变量的不适当反应所导致的各种问题行为,具体表现为主观层面的非理性认知、冲动性情绪、

偏差性行为和不完善人格的形成,以及客观层面的安全、健康等方面的风险因素。

抗逆力(Resilience)理论则进一步阐释了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虽然抗逆力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界定,其特点和测量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总体上,抗逆力是关于个体改变过程和长期发展轨迹的理论,是个体抵抗环境干扰,并保持原有结构和功能的、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Hollister - Wagner et al. 2001)。因此,抗逆力是个体所具有的某些特质或能力,促使个体在危机或压力情境时依然能够发展出健康的应对策略。这一理论强调个体成长过程中并不能避免风险,但却能够在不良经验后重新建立平衡,做出理性的、建设性的正确选择(Atkinson 2009)。换言之,人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无法避免所面临的风险因素,但却能够通过保护因素缓解或降低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因此,虽然抗逆力理论涵盖多层次的内容和特征,但最为核心的部分是风险因素及其调节机制,即保护因素的构建(Luthar, 1991)。具体来说,风险因素(risk factors)是指阻碍个体正常发展,使个体更易受到伤害而得到不良发展结果的生物的、心理的、认知的或者环境方面的因素。而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s)可被定义为与风险因素相反的因素,或者定义为与风险因素相互作用、并抵消风险因素影响的因素(Garmezy et al., 1984)。

综上,抗逆力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的对应结构,即两类因素的数量、强度和分布。根据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之间关系的差异,可以将抗逆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为补偿型、风险—保护型、防护—预防型和挑战型(Moran & Eckenrode, 1992)。在补偿型中,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独立作用于行为结果,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风险—保护型则是一个互动模式,其中保护因素会弱化风险因素和问题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防护—预防型也是一个互动模式,除了具备风险—保护型的特性之外,还强调随着保护因素数量的增加,风险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弱化。挑战型模式则基于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之间不是简单线性关系的假设,低水平的风险因素会促进保护因素的发展,因而会降低问题行为产生的可能性,但是当风险因素超出一定的水平时,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就会变大。实际上,无论哪一种抗逆力类型,都强调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无法绝对与风险因素相隔离,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保护因素对于缓解风险因素负面效用的功能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风险因素、保护因素和问题行为之间的一般关系:即在保护性因素作用缺失的情况下,风险因素和问题行为之间呈正相关,风险因素越高,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大,而且随着风险因素的增强和叠加,呈现出递增的影响力,导致更严重的问题行为(见图1);而当保护因素介入并逐渐增强时,风险因素通常会受到制约和控制,对个体的负向作用力减少,而且随着保护因素的增强和叠加,问题行为发生的概率会呈现出递减趋势(见图2)。

因此,从抗逆力的视角出发,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因素都非常相似,而由于不同儿童群体的保护因素和防御机制不同,因此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小有所不同。所以,当以抗逆力理论为分析工具,从儿童成长环境中的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对应结构为逻辑出发点,来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的成长困境时,我们就会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之间的区别并非是0与1的关系,而是风险概率大小的问题。换言之,因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生存和发展环境中的保护因素不完整、风险防御机制容易失灵,所以某些风险发生的概率会更高。由此,如果将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都纳入抗逆力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分析(见图3),我们发现这两类儿童群体具有很强的共性:都表现为儿童成长环境中某种或某些保护性要素的缺失,因而风险因素无法受到控制或得以缓解,进而对儿童的成长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这两类儿童群体也存在着一一定的特性:成长环境中所表征出来的缺失性要素显著不同。共性决定政策的逻辑起点一致,即完善儿童的成长环境;特性决定政策的重点有所不同,即对成长环境的支持与构建的重点有所不同。

图1 无保护因素下的风险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Problem Behavior without protective Fac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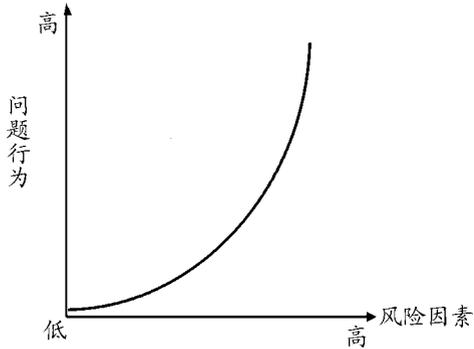


图2 有保护因素下的风险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Figure 2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and Problem Behavior with protective Fac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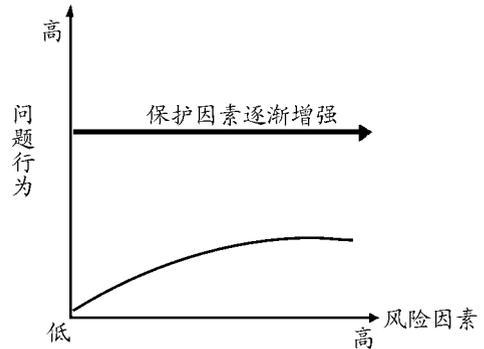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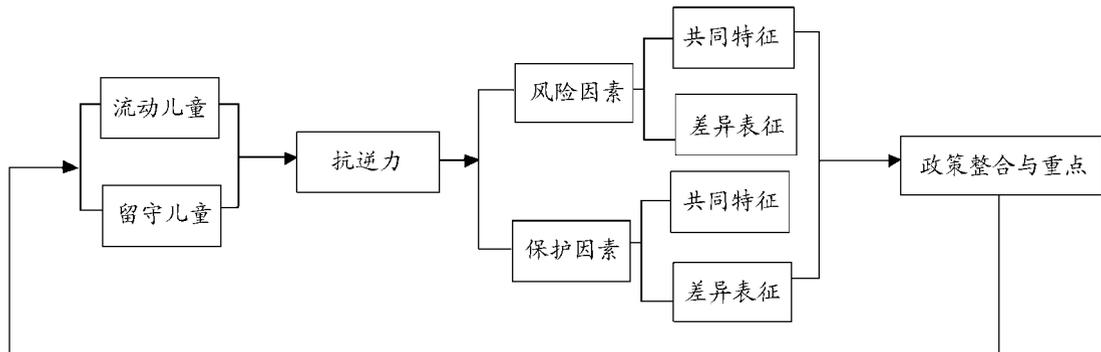


图3 抗逆力理论视角下的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研究

Figure 3 Problems Faced by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A Resilience Framework



### 3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共性与特性: 风险因素分析

风险因素对于个体的成长结果起直接决定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同时,必须根据风险因素的类型、特征和发展趋向来构建与完善保护因素。因此,以抗逆力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所处的心理发展阶段和现状,通过深入分析以往相关的研究文献,我们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归纳为健康风险、安全风险、学习风险、人格形成风险与社会交往风险。

#### 3.1 健康风险

健康风险是由于环境因素或缺乏家庭照顾而导致两类儿童受到生理伤害、疾病或死亡的可能性。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都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但是由于照顾资源的缺损,健康风险是他们面临的首要风险。留守儿童的健康风险主要表现为由于疏于照顾,导致留守儿童营养水平低、患病率比较高;父母一方或者双方不在身边,在遭受疾病或者受到身体伤害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护;加之父母健康意识的淡薄,造成留守儿童生活习惯差和缺乏青春期教育。流动儿童的健康风险主要表现为无法及时获取疫苗接种等健康资源,居住条件恶劣,饮用水不达标、卫生条件差等(马多秀 2009)。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受到跌落伤、烧烫伤和动物伤害等健康风险中,流动儿童伤害发生率最高,达 40.9%;留守儿童次之,为 33.5%;普通农村儿童遭受伤害的发生率相对最低,为 28.6%(陈丽、屈智勇 2010)。

### 3.2 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是指对两类儿童身体和生命造成伤害的事故、侵害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由于缺乏父母监管或恶劣的社区环境,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都会受到诸多安全风险的威胁。据公安部的统计,流动儿童是被拐卖儿童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其次是留守儿童(刘震 2010)。其中,由于缺乏家长监管、隔代监管不到位和疏于防备,留守儿童的安全风险主要表现为安全事故频发,以及性安全问题,农村留守女童更易成为性侵害的对象,并且在遭受性侵害后很少能从家庭内部获得情感支持(段成荣、杨舸 2009)。而流动儿童的安全风险表现为居住的社区环境不安全,大部分流动儿童跟随父母生活在治安环境差、犯罪率高的城乡接合部(唐咏 2008),处于这种环境的儿童更容易丢失、被拐卖或者受到意外伤害。

### 3.3 学习风险

学习风险是导致两类儿童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无法获得平等的教育资源、良好的学习环境以及适当教育方式的可能性。人口流动对于子女的教育福利会产生负面影响(杨菊华、段成荣, 2008)。其中,留守儿童会发生由于信息阻隔、信息隐瞒和信息扭曲造成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断裂导致的许多问题;同时隔代抚养教育也会衍生出很多教育方式和教育绩效方面的问题,如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缺失。流动儿童处于“另类的”、“非接纳性”的教育体系与教育环境中,其教育缺乏完整性和稳定性,不能适龄入学、缺乏中考与高考机会,转学率较高、失学或辍学率高达9.3%,伴随流动而来的生活、学习环境和心理感受的变化,会较大影响其学习绩效(刘震 2010);农民工子弟学校门槛低,但软、硬件难以达标;公立学校则存在借读费和暂住费较高,各种制度壁垒,以及融入状况差等问题(周皓、巫锡炜 2008)。

### 3.4 人格风险

人格风险是两类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人格结构存在明显缺陷与偏差,无法适应正常生活,出现偏离常轨和标准的心理和行为。一些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并不必然会形成抑郁、攻击性强等不良性格特质,但是由于缺乏与父母的直接沟通,孩子在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一定的风险。家庭、亲子关系是儿童良好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留守儿童在缺少家庭支持、亲子沟通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自卑、内向的性格特征,焦虑、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抑郁、情绪不稳定等心理问题较为突出(常青、黄福康 2008);早期家庭教育的缺乏亦会影响留守儿童认知的发展(段成荣、杨舸 2009);留守儿童以朋辈群体为主要倾诉对象,社会交往特征,会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留守儿童正确鉴别和应对挫折的难度(郝振、崔丽娟 2006)。相对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由于遭受更多的社会排斥,在某些方面的失范行为发生的概率更高,如性格孤僻、心理承受力弱,甚至发生校园暴力和越轨行为;同时,流动儿童社会化困境造成社会角色混乱、能力弱化、责任感缺失等后果(王毅杰、史秋霞 2006)。

### 3.5 社会交往风险

社会交往风险是两类儿童无法建立积极稳定的社会交往关系,在交往中处于被动、遭受排斥甚至受到侵害的状况。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呈现残缺状态,近80%左右的留守儿童面临交往问题,主要表现为孤独、无交流、受欺负与攻击等(张德乾 2006)。相较于农村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社会交往技能较低,遇到事情更易于向同辈群体求助,缺乏正确的引导(叶敬忠等 2005)。而流动儿童则面临着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社会排斥,由于严格的二元户籍体制,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中不仅面临着教育制度排斥,更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和排斥,随着流动儿童年龄的增加,社会融入难度更大(陆士桢 2004)。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风险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外地方言或普通话不流利对于同伴关系的负面影响;二是频繁流动的前提下无法建立稳定的同伴关系(曾守

锤 2010)。

#### 4 保护因素干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风险的逻辑基础

根据抗逆力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面临上述各种风险,但如果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保护性因素比较全面,风险防御机制相对比较健全,这些风险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即使风险发生,也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或化解,这就构成了保护因素能够介入和降低儿童成长过程中各种风险的逻辑基础。具体而言,保护因素是指那些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所提供的安全环境与保护性手段,即所有可能降低儿童成长风险的方式,具体包括制度支持、知识提供、心理辅导、良性的亲子关系、正确的抚养技能、完善的沟通渠道和沟通方式等不同方面的内容,来缓解、降低和消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健康、安全、学习、人格形成与社会交往等各种风险。

根据儿童成长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与儿童面对的风险因素相对应,保护性因素来源于不同的主体,涉及不同的层次,主要包括微观的儿童自身、中观的学校、家庭和社区、以及宏观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体系。首先,就微观的儿童层次而言,即使面临不利的成长环境,如果儿童自身具备较强的抗逆力,就能够辨析风险,做出正确、积极的反应,进而降低风险因素的负面影响;如果儿童在中观层次上的某个成长环境,如学校环境、家庭环境或社区环境存在着功能不完善或缺失的情况,可以通过替代性资源的支持,或者不同中观环境主体之间的功能延伸,来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至于宏观层面,社会环境和制度层面能够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提供友好的环境,解除制度性障碍和门槛,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受人口流动的种种负面影响。因此,保护性因素要依托儿童自身、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制度来构建。需要指出的是,儿童的保护性因素具有结构性的特征,在儿童保护方面,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是一种互补共进的关系,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不足或缺失,都会影响其他方面保护功能的正常发挥。

对于特殊的儿童群体,需要专门的、有针对性的保护性措施。与其他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成长环境中某种或某些关键性条件的缺失,使其获取某些保护性因素更为困难,并面临途经不畅的问题,因此面临更多的风险因素。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状况存在着差异(见图4),保护性因素的供给主体的情况各有不同,因而其成长风险的表现形式和影响路径具有各自的特殊性。由于留守儿童没有发生空间位移,原有社区关系和环境良好,社会融入程度较高,但是完整的家庭环境被解构,学校也缺乏系统的措施来应对这种变化,特别是在人口主要流出地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教育资源、教育理念、师资力量等方面的制约,使得留守儿童在学校难以得到应有的帮助。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范先左 2005;曾咏辉、吴明永 2009;张美兰 2010),虽然留守儿童是一个需要特别关爱和帮助的特殊群体,但他们在学校难以得到专门的、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来有效地弥补由于父母直接监护的缺失带来的种种问题。同时,流动儿童虽然保持了家庭环境的相对完整性,但是由于无法享有与迁入地居民同等的资源和机会,因此,社区和学校支持系统缺乏,面临较强的社会排斥和制度排斥,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具体而言,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相较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由于社会排斥与歧视而带来的诸多风险因素;二是与流动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更难以从家庭内部获得保护性因素。但是,我们必须了解,由于父母外出的打工经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也有可能拥有不同于非留守儿童与非流动儿童的保护因素,例如,有充足的钱支付学费,有更为广泛的信息,自立能力更强等等。

总之,我们要通过加强保护因素的供给主体对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长环境的介入程度,来提升介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最终构建两类儿童的风险防范机制。本研究将针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共性和特性,重点关注如何将政策导向聚焦于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创造一个积极的成

长环境, 以及如何在政策层面上整合不同层次的保护因素, 改善其缺失状态, 或提供替代性资源来弥补其环境缺失, 提升两类儿童的来自社会环境, 尤其是来自于家庭内部的保护因素。这样的政策视角才能避免政策内容的碎片化, 或者政策目标的单一化。同时, 两类儿童风险类型的具体表征及主要特征有所不同, 政策的切入点和重点应该在目标一致的基础上有所不同。

图4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状况比较

Figure 4 Comparison of Growing-up Environment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

	家庭	社区	学校
留守儿童	-	+	-
流动儿童	+	-	-

“+”表示环境相对较完整 “-”表示环境有一定的缺失

## 5 对策分析: “最大保护与最小限制”

如前所述, 风险程度高低取决于应对风险的防范机制(保护因素)的强弱。保护性因素越强, 降低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笔者认为, 应该从建立均衡的“风险—保护”对应关系结构出发, 确立“最大保护和最小限制”的政策取向, 一方面, 打破制度壁垒和制度隔离, 在制度层面上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进行最小限制, 使他们能够平等地获取资源和发展机会; 另一方面, 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 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提供最大保护。所谓家庭发展能力是指家庭对家庭成员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基于从家庭内部产生的各种需求满足的能力。其中, 提升家庭的风险应对能力, 通过家庭直接为儿童提供保护的能力, 可称之为“最优选择”。而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提供社会性的替代资源, 间接介入并完善儿童的社会环境, 可称之为“次优选择”。前者是政策制定的终极目标, 后者是达成政策绩效的有效路径, 二者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相应地, 针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政策也应该在“最优选择”和“次优选择”、“最大保护”和“最小限制”之间寻找平衡, 构建相应的政策体系, 提升两类儿童成长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因此, 我们通过构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风险防范机制, 即保护因素来进行对策分析, 主要的途径包括制度建设、社会服务(学校、社区等)、家庭能力建设、儿童自身抗逆力的提升等等。

第一, 打破制度壁垒, 加强社会性资源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环境缺失的替代和支持, 改变政策碎片的局面。政策的碎片化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制定部门之间缺乏高效的整合与协商机制; 二是政策内容碎片化, 资源难以实现整合并进行最有效的配置。因此, 重构政策制定的出发点, 不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责任只推向某几个部门, 进一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和互相支持, 按照国家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进行调整, 由中央政府制定统一的基本制度框架, 制定统一的基本政策, 规制统一的法律基础, 防止政策的“碎片化”和“地方化”倾向, 扩大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政策基础和范围。

第二, 加强留守家庭和流动家庭的能力建设, 提升家庭对于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保护与支持。作为儿童社会化最主要的场所, 家庭为孩子提供了最为直接有力的支持。因此, 加强父母的亲职教育技能、提升家庭的情感功能、教育和保护功能都是非常关键的内容。同时, 由于流动、留守家庭面临不同的环境特征, 其家庭能力建设重点亦有所区别, 应增进流动家庭的社区融入, 从家庭层面降低流动儿童面临的排斥和歧视; 应增进留守家庭内部的亲子互动, 加强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如隔代教育), 增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 保障留守儿童的安全等基本权益。

第三,创新学校教育体制,将增强抗逆力的教学嵌入于已有的教育体制中。基于所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风险问题,因此从学校层面提升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抗逆水平包括建立正面的人际关系、有清晰的规范、良好的生活或社交技能、良好的社会参与、有支持关怀的关系网络、有合理的期望、加强儿童自身的判断能力,以及应对风险的能力。所以,将针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提升目标嵌入到学校已有的教学制度中,不仅能去标签化、避免对这两类群体污名化,而且能让所有儿童受益,增强其他儿童群体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认同感,共同营造身心健康成长的环境。如香港教育统筹局在小学推行的“成长的天空”计划(钟宇慧, 2009)、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在小学教学中所实施的“做出选择”项目(Fraser et al., 2005)都旨在增加儿童社会参与的机会,帮助儿童在面对困境鉴别和判断问题,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认知和行为两个层面增强应对逆境的能力,不仅提升了特殊儿童群体(如新移民儿童)的抗逆力水平,同时也增加了当地儿童对他们的接纳程度,构建了较为健康的同辈群体关系,为所有儿童创造了一个更为完备的成长环境。

第四,建设一支专业队伍为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提供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理念社会工作是一种以利他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各种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机构和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专门职业,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和科学方法。其中非批判、尊重、接纳、以服务对象为本、人文关怀等都属于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因此,在针对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供给过程中,引入社会工作专业,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志愿者为支持力量,在社区、学校和家庭层面为流动和留守儿童提供专业的服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过程一定要建立有效的鉴别和监测系统,实现科学评估制度的常规化。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常青,黄福康.农村留守儿童人格特征初探.教育学术月刊 2008; 2: 78 ~ 80  
Chang Qing, Huang Fukang. 2008. Study on Personality of Left-behind Children. 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 2: 78 - 80.
- 2 陈丽,王晓华,屈智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生长发育与营养状况分析.中国特殊教育 2010; 8: 48 ~ 54  
Chen Li, Wang Xiaohua, Qu Zhiyong. 2010. An Analysis of the Growth and Nutritional Status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Left-at-home Children,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8: 48 - 54.
- 3 段成荣,杨舸.关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教师 2009; 8: 4 ~ 7  
Duan Chengrong & Yang Ke. 2009. Important Problems on Migrant Children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Teacher's Journal 8: 4 - 7.
- 4 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 2005; 1: 29 ~ 36  
Duan Chengrong and Zhou Fulin. 2005. A Study on Children Left Behind. Population Research 1: 29 - 36.
- 5 范先左.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 7: 78 ~ 84  
Fan Xianzuo. 2005.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duc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7: 78 - 84
- 6 郝振,崔丽娟.留守儿童界定标准探讨.中国青年研究 2007; 10: 40 ~ 43  
Hao Zheng & Cui Lijuan. 2007. Study on the Standard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China Youth Study 10: 40 - 43.
- 7 雷万鹏.从多元需求看流动儿童教育政策选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05; 3: 12 ~ 16  
Lei Wanpeng. 2005. Educational Policy of Mobile Children: A Perspective of Multiple Demands for Education.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 12 - 16.
- 8 刘震.关于流动儿童群体的研究综述.法制与社会 2010; 1: 192 ~ 193

- Liu Zheng. 2010. Review of Migrant Children Study.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1: 192 – 193.
- 9 陆士桢 陆玉林 吴鲁平. 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政策研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4; 5: 1 ~ 11
- Lu Shizhen , Lu Yulin , Wu Luping. 2004.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 – A stud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Vulnerable Groups of Youth in the Urban Regions and the Socially Protective Policies for Them , *Journal of China Youth College For Political Sciences* 5: 1 – 11.
- 10 马多秀.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生活方式的质性研究. *江苏教育研究* 2009; 28: 16 ~ 21
- MA Duoxiu. 2009. A Qualitative Study on Lifestyles of Unattended and Migrant Children. *Jiangsu Education Research* 28: 16 – 21.
- 11 民政部. 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 <http://gongyi.sohu.com/s2010/ertongfuli/> , 2010 – 06 – 01
-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China's Child Welfare Policy Report. <http://gongyi.sohu.com/s2010/ertongfuli/> , 6/1/2010.
- 12 唐咏. 生态学视角下的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 *社会工作半月(理论)* 2008; 6: 15 ~ 17
- Tang Yong. Study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Flowing Children from Bi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6: 15 – 17.
- 13 王毅杰 史秋霞. 流动儿童社会认同的策略性选择. *社会科学研究* 2010; 1: 90 ~ 96
- Wang Yijie and Shi Qiuxia. The Strategic Selection of the Migrant Children'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 90 – 96.
- 14 许传新. 学校适应情况: 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比较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2010; 1: 76 ~ 86
- Xu Chuanxin. School Adaptation: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ldre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Left – behind Children , *China Rural Survey* 1 , 76 – 86.
- 15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 2009 , 1: 17 ~ 29
- Yang Juhua. From Isolation , Involvement to Integration: Rational Thought o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Persons. *Population Research* 1: 17 – 29.
- 16 杨菊华 段成荣. 农村地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教育机会比较研究. *人口研究* 2008; 1: 11 ~ 21
- Yang Juhua & Duan Chengro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Migrant , Stay and Other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1: 11 – 21.
- 17 叶敬忠 王伊欢 张克云 陆继霞. 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情感生活的影响. *农业经济问题* 2006; 4: 19 ~ 24
- Ye Jingzhong; Wang Yihuan; Zhang Keyun and Lu Jixia; Impacts of the Migrating Parents on Life of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4: 19 – 24.
- 18 曾守锤.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及其风险因素的研究. *心理科学* 2010; 2: 456 ~ 458
- Zeng Shouchui . The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and Its Risk Facto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 456 – 458.
- 19 曾咏辉 吴明永. 重庆农村留守儿童学校教育缺失与对策探析.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09; 5: 26 ~ 29
- Zeng Yonghui , Wu Mingyong. 2009. School Educational Deficiencies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in Chongqing Rural Areas. *Journal of Beijing City University*. 5: 26 – 29.
- 20 张德乾. 农村留守儿童交往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安徽农业科学* 2006 21: 5679 ~ 5680 , 5682
- Zhang Deqian. 2006. Survey and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 of Left – behind Children.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1: 5679 – 5680 , 5682.
- 21 张美兰.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探索. *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0; 1: 119 ~ 122
- Zhang Meilan. 2010.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of Education for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Journal of Jiujiang University (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 1: 119 – 122.
- 22 钟宇慧. 香港抗逆力辅导工作及其启示.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9; 3: 29 ~ 35
- Zhong Yuhui. 2009. Resilience Coaching and its Suggestion. *Journal of Guangdong Youth Leaders College* 3: 29 – 35.

- 23 周皓, 巫锡炜. 流动儿童的教育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人口研究* 2008; 4: 22 ~ 32  
Zhou Hou & Wu Xiwei. 2008. Education Performa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Population Research* 4: 22 - 32.
- 24 Atkinson, P. A., Martin, C. R. & Rankin, J. 2009. Resilience Revisited. *Journal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 16(2): 137 - 145.
- 25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 Hall.
- 26 Fraser M. W., Galinsky, M. J., Smokowski, P. R., Day, S. H., Terzian, M. A., Rose, R. A., Guo, S. 2005. Social Information - Processing Skills Training to Promote Social Competence and Prevent Aggressive Behavior in the Third Grad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3(6): 1045 - 1055.
- 27 Garmezy, N., Masten, A. S., & Tellegen, A. 1984. The Study of Stress and Competence in Children: A Building Block for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Child Development* 55(1): 97 - 111.
- 28 Hollister - Wagner, G., Foshee, V. A., Jackson, C. 2001. Adolescent Aggression: Models of Resilienc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1(3): 445 - 466.
- 29 Luthar, S. S. 1991.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A Study of High - risk Adolescents. *Child Development*, 62(3): 600 - 616.
- 30 Moran, P. B., & Eckenrode, J. 1992. Protect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mong Adolescent Victims of Maltreatment”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16(5): 743 - 754.

(责任编辑: 沈 铭 收稿时间: 2011 - 07)